



醉卧 君怀

江小湖
著



ZUIWO JUNHUAI

“你的味道太苦涩了，本王不喜欢。况且，本王已经有心爱的女子了……”
果然，命运从来不曾优待过她……

为了她能嫁给他，
她的父亲杀了他最爱的女人，
七年婚姻彼此折磨



本以为穿越可以摆脱

丈夫无休止的
命运却再次

《飞·言情》热力连载 月入五万
大神江小湖 谱写最悲痛的穿越大戏

醉卧 君怀

江小湖
著



ZUIWO JUNHUAI

“你的味道太苦涩了，本王不喜欢。况且，本王已经有了心爱的女子了……”
果然，命运从来不曾优待过她……

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醉卧君怀 / 江小湖著. --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4
ISBN 978-7-222-09100-9

I. ①醉… II. ①江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52566 号

责任编辑: 马 清 黄河飞
装帧设计: 黄 梅
责任印制: 段金华

书 名 醉卧君怀
作 者 江小湖 著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
邮 编 650034

网 址 www.ynpph.com.cn

E-mail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 710*1000mm 1/16

印 张 20

字 数 18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222-09100-9

定 价 24.80 元



目录



楔子 001

他的唇上还有别的女人的味道，他的怀里还有别的女人的气息，这床上有他们欢爱过的印迹，这让她感到格外的不适，但他并不打算放过她。

第一章 011

“你是皇帝的弃妃？”段世轩保持着这个姿势，问道，他的眼神疏离而冰冷。

第二章 033

“短短几天，就放荡成这样了？”他吻完，讥诮地说道。

“是。”他要侮辱，她不想反驳。

第三章 061

“你过来，陪萧王。”段世轩出声命令，猗房抬起头来，他的手正指着她。猗房怔住了，他要她陪酒？

第四章 093

那一天，他记得很清楚，她在众人的注视下脱去一身火红的嫁衣，她在灵堂中仅着亵衣为蛮儿王妃守灵，她在兵营被王爷当着众人的面……

第五章 123

“因为我喜欢了第一个人，就喜欢不了第二个，我愿意死在你手里。”他说。



目录



第六章

155

这是她这辈子第二次成婚，第二次穿嫁衣。第一次嫁给镇南王，是屈辱的开始；第二次嫁给萧逝之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

第七章

185

“这话对他并不公平，他神志不清在泥潭之中呼喊的是平南的名字，他是流着眼泪呼喊的，他昏迷在床的时候喊的也是平南的名字……”

第八章

213

“萧王，你眼中尊贵的公主，可是一只被人穿过的破鞋，还有什么尊贵可言。本王愿意将她收了，已经是天大的恩宠了。”

第九章

241

“没有为难。蛮儿在我的心里，永远有一个位置。”这就像一份不掺杂任何身份和地位的想念，仅仅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。

第十章

269

“她去哪里了？本王醒来后，你们没一人提起她。”段世轩问道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水珠顺着肩膀慢慢流下来。

“王妃她……嫁给萧逝之了。”蓝禄说道。

尾声

291

“猗房……”他冲到悬崖边大声呼喊，但是，回答他的，只有自己的回声。



Z U I W O J U N H U A I

楔子

他的唇上还有别的女人的味道，他的怀里还有别的女人的气息，这床上有他们欢爱过的印迹，这让她感到格外的不适，但他并不打算放过她。

白色的雕花门就在眼前，端茉籽靠在墙壁上，冷漠地看着墙上的大钟，细数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，她需要时间来平定心中起伏的波澜。

数十分钟前，她的丈夫——商无忌叫她过来。

“站了这么久了，还不进来？”一个声音透过雕花门冷冷地响起，这语气足以看出他对外面站着的妻子是多么讨厌。

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，她推门而入，一室春光旖旎。

一个半裸的女人坐在他的身上，用充满挑衅的目光逼视着她，无疑在说：哼，商无忌的正牌妻子又怎样！

是的，商无忌的妻子不能怎么样。

这个男人，和别的数不清的女人纠缠的男人，不愧是最最绝情的冷酷杀手，在商场上从不对对手心软，在政坛上扳倒无数的敌人，在情场上无数的女子被他无情地抛弃，而对待自己的妻子，他也是这么残忍。

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糟蹋她吗？她的心是肉做的！怎么禁得起这样彻底的伤害？但生来性子冷淡的她心里虽在滴血，表面上却平静如无风的湖面。

“怎么，看不下去了？你高贵千金小姐的面具要撕下来了吧？”他最讨厌看到的的就是她这副修养良好的大家闺秀的模样，无情无欲，一副置身于世外的样子。她越来越有着一股难以捉摸的神韵。

“何苦要这么做？好歹，夫妻一场。”他讥诮的话早已伤了她的心，但她仍然装作不在意。

听着她的话，商无忌更加奋力地冲刺，而床上的女人那双细长的白腿勾魂地缠绕在他的腰间。这样的情景，让她不禁有些口渴，她径直走到他房间的冰箱里，拿出一瓶冰水，从容地倒进杯中，背对着他，慢慢地喝着。

冷冷的声音伴着灼热的目光从身后传来：“转过身来！”

身子微怔了一下，她转过了身，依然是面无表情。何必这样来羞辱她呢？她的自尊不是在嫁给他的那日就被踩在脚底下了吗？

“你继续吧，完事了我再来。”她放下杯子欲走出去，实在不想被这样的

画面污了眼睛。

“站住！没我的允许你敢走出去？”暴怒的声音响起，她竟敢忽视他！

“那请你快一点儿好吗？我还有事。”她的语气中透着不耐。

“快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一向很久的。”商无忌眯起的眼睛里散发着危险的气息，第一次发现她那冷淡的飘忽的妻子也会有不耐烦的时候。

“滚出去。”他一脚踢落了床上欲求不满的女人。女人摔在地上痛得叫出声，端茉籽弯下身去扶起了她。

可怜的女人，为什么非要落得被他这样羞辱的下场呢？难道她们不知道商无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魔鬼吗？魔鬼是不会放感情到任何人身上的。

女人将她推开，以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离开，离开时还对她投以怨恨的目光。是在怪她的出现坏了她的好事吧。

“你扶人家，人家并不领你的情呢。”充满讽刺的话。

“我扶她并不是要她领我的情，是我觉得她也是人生父母养的，她的爸爸妈妈大概不希望她被人糟蹋。”

“住口，收起你满口的仁义道德，你忘了自己就是一个刽子手吗？”

端茉籽无言以对，是，她是刽子手，她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她而死。

商无忌也因此将她骗到一个用谎言编织的婚姻里来，而她的生气在这囚牢般的婚姻中慢慢干涸、慢慢枯萎。

二十五岁的她，却发现时光以惊人的速度在苍老。

十八岁那一年，三哥端默笙带着她去参加一个别致的假面舞会。参加舞会的每个男人都被要求穿着同样的黑衣，每个女人则是同样的白衣，只是各人戴着不同的面具。

端氏家族的千金端茉籽是父亲端家成四十五岁时得到的宝贝，她最小的三哥也比他大了十七岁。她被父亲和哥哥保护得很好，从不随意涉入任何社交场合，因为富可敌国、呼风唤雨的端家成不需要也不希望女儿去那些复杂的场合。所以，那次舞会是端茉籽人生第一次踏出端家。

舞会中，她不小心和三哥端默笙走散了，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人，她便大着胆子将参加舞会的人的面具一张一张解开。当她解开那张银色的面具时，一张让她一见钟情、终生难忘的脸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问道。

“商无忌。”

那是一张怎样风华绝代的脸啊，他浑身散发着将要主导一切的耀眼光芒。因为社交的礼貌，他执起她的手，优雅而温文地吻了她的手背。那是十八年来，她第一次与父亲和哥哥之外的男人这样接近，端茉籽狂跳不已的心，便在那一刻融化了。

也是那时的心动给了她一世的折磨。

“过来。”商无忌围上浴巾，命令道。

她转过身，垂下眼，不愿看他赤裸的上半身。

“抬起头来。”一个枕头从他手中飞出，打在她的头上。

她没有闪躲，就算他扔的是他的水晶烟灰缸，她也不会动一下。

她依命抬起头。

“是不是该履行你做妻子的义务了？”商无忌坐在床边，点燃一支烟，用看不正经女人的眼神看着她。

“你没有别的女人了吗？”刚才的女人令他不满意，但他还有一大堆供他召唤的人不是吗？她不愿自己像个妓女般躺在他与别的女人鸾凤颠倒过的床上。

“你很希望我去找别的女人？”他长手一伸，扯住她的裙摆，她身子一歪，倒在他的脚边，他捏住她的下巴，“你这妻子倒是做得很大度。”

“我想你应该希望我这么做。”

“是吗？”她裙子的拉链和系在腰间的丝带连在一起系成一个蝴蝶样的结，他将那丝带一扯，她光洁的背部展露眼前。

“不要这样。”她试图挣脱着。

他手一伸，蓦地将她的身子带入怀中。

这下端茉籽失去了刚才的冷静，有些慌乱了，手轻抵住他的胸膛：“不，不要。”

终于有一丝表情了吧，就不信你会无动于衷，她越是拒绝，他越是想要看她被迫受奴役的表情。

顾不得她的反抗，他双唇狠狠地罩住她微颤的红唇，将她压在床上。

他的唇上还有别的女人的味道，他的怀里还有别的女人的气息，这床上有他们欢爱过的印迹，这让她感到格外的不适，但他并不打算放过她。

突然一种恶心的感觉袭上心头，她奋力挣脱了他唇的钳制，哇的一声吐了出来，那些脏东西全数吐在他的身上，还有床上。

啪的一声，他一巴掌落在她的脸颊上，他吻她，她居然吐了！

“你以为自己还是贞洁处女吗？”他冰冷的声音，有着极端的恼怒。

“我从来没有这样以为过。”

“滚，给我滚出去。”

端茉籽擦了擦嘴唇走了出去，他强烈的欲望刺激着她的感官，疼痛莫名。

她十八岁成人礼那天，当他的父亲和哥哥们问她有没有中意的人时，她说出了他的名字。于是很快，她就被告知，商无忌也在舞会上对她一见倾心，他要向她求婚，她幸福到无以复加，她是何等的幸运啊。

在恋爱的那段日子里，他极尽所能地疼爱她，她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会微笑，她提的每一个要求他都满足她。她说，不准他看别的女生，他就说好，真的目不斜视。她觉得她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，但所有的快乐到他们结婚的那天晚上戛然而止。

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并将一个妖艳的女人带回他们的新房，看也不看她一眼，当着她的面和那个女人在他们的婚床上翻云覆雨。年轻的她不明所以，竟然吓得晕了过去，而他从头到尾都没理会过她。第二天早上他将她踢醒，然后在同一张床上粗暴地占有了初涉人事的她。

“为什么？”忍着疼痛，她问他。他不是说也对她一见钟情，愿意和

她交往并且娶她吗？他之前不是对她那么好吗？

“为什么？你回去问问你伟大的爸爸，为了让他的宝贝女儿得到她要的东西，他都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爹地，他怎么了？”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一切都变了？

“就是因为你的一个突发奇想，就是因为你说喜欢我，端家成居然派黑道的人侮辱了冰冰。”

“冰冰，是你真正爱的人吗？”端茉籽感到天旋地转，几乎站不住。

“是。”他咬牙切齿地说道。

“她现在在哪里？我去帮你把她找回来。”

“死了，被你爸爸派人杀死了！”他冰冷的眼神里露出疼痛难忍的情愫。

“不，不可能，我爹地不是这样的人。”她万万不敢相信，因为自己喜欢他而害死了一个人，“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为什么现在却告诉我？”一切都是一场骗局吗？她的爹地和她爱的男人同时欺骗了她，一个因为爱她，一个因为恨她。不管是哪一种，都足以让她下地狱。

“为什么？以后你就明白了。”他的话里有着嗜血的味道。

“可是，我是爱你的……”端茉籽说着痛哭了起来。

“爱？你低贱的嘴巴有什么资格说这个高贵的爱字！从此以后，你就是我的禁脔，我会慢慢慢慢地折磨你，直到我厌倦！”

“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爱你的……”她双手捂住脸，泪水从指缝间滑落，打湿了她的手，也打湿了她无力的婚姻。

“给我记住：没有我的允许，不准走出商家大宅半步。”

商无忌口中所说的“以后你就明白了”指的就是要对端茉籽极尽所能地侮辱。他时常带不同的女人回来，在她们面前对她说着羞辱的话，把她这个正牌的商太太当女佣看；他把她像犯人一样禁锢起来，没有他的允许她绝对不能走出商家大宅半步；他偶尔善心大发将她带出去参加宴会，也是为了羞辱她，不理她也不准她跟其他任何人说话，连眼神的交会也不可以，而其他人人都知道商无忌的禁忌，都把她当空气……

有那么一次，一个不知死活的男人上前问她的姓名和电话号码，结果第二天，他当着她的面砍断了那可怜男人的手脚。

商无忌的妻，任何人不准靠近。他要她在他的眼前慢慢崩溃，慢慢走至边缘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端茉籽会愤怒、会哭诉甚至会拿东西扔他、打他表示反抗，而他则恼怒地斥责她是疯子，将她关在房间里，不准她走出半步。

这样的状态一直维持了七年，端茉籽从一个天真浪漫的女孩子变成了一个身心俱疲、了无生趣的衰老的女人。

她从不曾向爸爸和哥哥们说起她在商家的情况，每次回娘家，商无忌都以一个极其疼爱她的好老公的形象出现，她配合他的演出，只有她自己知道其实她很贪图那片刻假意的温柔。

而到了如今，她早已经麻木了，就像刚才，他当着她的面和别的女人欢爱的情况，她也可以熟视无睹。不是她不爱他了，而是为了让自己不要那么痛，她要炼成金刚不坏之身。

“夫人。”看着她红肿的双颊，商家的用人总管玉嫂走了过来，体贴地递过毛巾。刚才在客厅她便听见少爷的怒吼声了，夫人该又是受了不少委屈。

向来不习惯商家的人太过关心的端茉籽身子微微一侧，玉嫂的手硬生生被晾在了半空。她走出了商家大门，楼上传来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，这会儿他正发着脾气呢，该是无暇管她的去处了。

“夫人……”这样随意走出，少爷知道了会大发雷霆的。

“晚饭前会回来。”

没叫司机，商家的车库里有超过一百辆的车，她随意取了一辆开走。商无忌在和她成婚的这几年里积极地扩张事业的版图，敛钱敛权无数，现在已是富可敌国，而且他和某国总统还有着称兄道弟的铁关系。而端氏家族却一直在走下坡路，她的父亲端家成也早落得仰人鼻息的下场。这一切

都是商无忌在幕后操纵的结果，但是她的爹地却毫不知情，依然把他当做乘龙快婿，他根本不知道她在商家过着怎样的日子。

车子漫无目的地行驶，一声惊雷后，外面下起了暴雨。商无忌该是发现她不见了吧，从家里打来的数个电话说明他现在正无以复加地愤怒着。

不管了，大不了是一阵狂风暴雨般的斥责和羞辱，她已习惯了不是吗？

她不知不觉将车开到了一座山上。手机已经被打到快没电了，她索性将它狠狠地扔到车外，一道弧线后手机落到了路旁的水沟里。她也有任性和麻辣的一面，只是他不知道。若她不想要了的东西，她是可以将它狠狠地扔掉的。

却只听砰的一声，车子撞上了路边的岩石，巨大的撞击力度让车子甩出去十几米，在山崖边停住，而端茉籽早已昏死过去，浑身是血。

端茉籽感觉身子出乎意料的轻，看看前方，又看看路边的车子和车上的人，仿佛不认得一般。向远处望去，她讶异，山上怎么会有一座小庙？在风雨中它显得有些寒碜，但端茉籽觉得那里有一股神秘力量在牵引她。她走过去推开虚掩的庙门走进去，里面却是一幅与外面截然不同的景象，看起来残破的小庙，里面香火缭绕。

端茉籽并不信鬼神之事，但现在她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多么渺小。七年了，根本无力改变她和商无忌之间的关系，而且商无忌也变得越来越嗜血，一切生命在他的眼中都是死物。她曾亲眼看见他如何对待他的敌人们，用尽一切手段让他们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。

现在端茉籽觉得唯有借助神的力量才能让她获得继续活下去的勇气，她也希望有什么力量能改变商无忌嗜血的本性。

“既然来了，何不求上一签？”一个穿着袈裟的老和尚从帷幔后走了出来，他穿着的服饰让端茉籽以为到了另外一个古色古香的世界。

“求签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也许小姐能求到一支上上签，可以找到方法消除他心中的孽障，改

善你们的孽缘。”

端茉籽心中震惊不已，表面却是不动声色，这个老和尚怎么会知道这些的？

老和尚已将装满签的竹筒放到她手上，他的力道大到不容她拒绝。

端茉籽就这样鬼使神差般求了她人生的第一支签。

老和尚高深莫测地取出签文，看了半晌对端茉籽说道：“端小姐随我来。”

她并没告诉过他我的名字，他怎么会知道？难道是商无忌的把戏？他想要对她做什么？端茉籽半信半疑地跟着老和尚进入内室。室内点着檀香，一只年代久远的木鱼摆在神龛上。

老和尚拿出一个紫色的钵来“小姐，将你颈上的挂饰取下来放入钵中。”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她下意识地将那块盾牌似的古玉挂饰攥在手里，那是商无忌送给她的“定情信物”，虽然现在说定情信物有些可笑，但她却无比珍视。

老和尚忽然抬起眼睛看她，眸子里是不易察觉的笑意：“若是让你选择离开这个时空，你可愿意？”

端茉籽一怔，面若死灰：“若真的可以的话，最好不过了。”可那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她想到此，脸色更差了。

“将挂饰放下，你自会明白一切。”

端茉籽好像着了魔一样，竟然将最珍视的古玉挂饰交给了老和尚，老和尚将它放进钵中。

“你看。”

端茉籽望向那钵，不由得瞪大了眼睛。那古玉挂饰竟然在里面发出绿色的光芒，那光越来越大，整个内室都是一片绿莹莹的光。接着，她只感到眼前一黑，便失去了知觉。

*

“人还没找到吗？”商家大宅里，商无忌正在大发雷霆，强烈的怒意

让众多属下无人敢靠近他。

端茉籽已经消失整整一天了，商家所有的保镖都出动了，却仍是无果。这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，以往，无论他怎么折磨她，她都默默承受，从来不会离开他的视线。他忽略了心里一闪而过的心慌。

“端茉籽，你敢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离开，我绝不放过你。”商无忌一拳狠狠地砸在桌子上，桌子轰然崩塌，站在眼前的属下个个胆战心惊。

“少爷，找到夫人了。”保镖匆匆而来。

“在哪里？”他的身子明显一颤，声音仍是冷的。

“在云雾山的一座庙里，不过……”他的属下停顿了，没敢再说下去。

“说！”庙里，难不成削发为尼了？想到这个可能性，商无忌恨不能将她撕碎了，竟然用这种方式来抗拒他。

“我们在庙里，发现了夫人的……尸体。”

“什么？”商无忌顿时觉得天旋地转。

尸体，死了？她死了？

“不行，不，端茉籽，没有我的允许你绝不能离开，连死也不行。你一辈子都要被囚禁在我的视线中。”

他将车子开到最大马力，赶到了事发地点。端茉籽躺在地上，浑身是血，脸色苍白，了无生气。

“端茉籽，端茉籽，茉茉……”他单膝跪在她的身旁，颤抖着伸出手，将她扶起，抱在怀里，“茉茉，茉茉……醒醒，快醒醒……茉茉……”

他歇斯底里地呼喊着她的名字，声音里充满了恐惧，他丝毫不知道自己此刻的样子，有多狼狽。



Z U I

W O

J U N

H U A I

第一章

「你是皇帝的弃妃？」
段世轩保持着这个姿势，
问道，他的眼神疏离而
冰冷。

宫墙外，离紫禁城很远很远的天边，云蓝得让人心碎；宫墙内，冷宫的景物一片萧索，偶尔几只鸂鶒叫着从头顶飞过。

冷宫，承载了无数女人的怨气。

“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。

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谁春？

桨向蓝桥易乞，药成碧海难奔。

若容相访饮牛津，相对忘贫。”

一袭白色素衣、神情淡然的妙龄女子，坐于冷宫外的石凳上，手持一本泛黄的书卷，娓娓念着书中诗句。她的声音轻轻浅浅，有如拂面的微风。她脑海里却回忆着昨夜的梦。

仙气袅袅的世外桃源，远远地，一位鹤发童颜的老神仙和一个小童一站一跪在那里。

老神仙面带愠色，正在教训小童：“要罚你跪在这曼珠沙华面前三天三夜。”

“师父罚我可以，只是我心中不服。”小童仰起脸，倔犟地说道。

“你还有何不服之处？我让你照看曼珠沙华，可是你要么一口气给它十几日的养料，要么一个月半个月都不理它，它现在已经快死了，你还死不悔改！”

“我才不管，都是它不好，让我要日日守在跟前，害我不得畅快。”小童用怨恨的眼光看着眼前的曼珠沙华。

“守护它是你的职责。”老神仙愠怒。

“它不能吃又不能用，摆在那里真是让人碍眼心烦，我不想守护。”小童不耐烦地说道。

“毫无悔改之心，我现在命你跪在这花跟前七天七夜，直到反省为止。”老神仙气得拂袖而去。

而他刚走，这小童就对着花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是这天上人间最最可